

◆ 流年碎影

姚佐唐：中国早期工人运动领袖

刘云花

姚佐唐是中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也是江苏省第一个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人。1921年他组织领导了震惊国内外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并取得胜利。

姚佐唐，1878年11月15日出生于桐城北街，有兄弟姊妹7人。父亲姚永沂1893年卒，母亲几年后也相继去世。

姚佐唐长大后，迫于生活，不得不外出谋生，先后辗转郑州、信阳、彰德、合肥、徐州等地。姚佐唐能吃苦耐劳、

爱学习，在陇海铁路，他从一个普通工人很快升为机车领班。他生性豪爽，喜交朋友，为人正义，深得同事信赖，年纪轻轻就显露头角。

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姚佐

唐不断接触进步青年，接受新思想，有意识地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从中获取新知识、新思想。他开始关心国家命运，意识到工人们只有联合起来，反压迫、争人权，才能获得自由，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洋员和官僚任意欺压工人，长期积压的怨恨，终于以“八号门事件”为导火索，引起了工人全面大罢工，轰动世界。

1921年11月8日傍晚，在陇海铁路徐州铜山站，辛苦一天的工人正常下班，洋人设置的唯一出口、号称“鬼门关”的八号门紧紧关闭着，司门者以“票车已到，不得通过”为由，拒绝开门。工人忍着饥饿和劳累，徒费口舌达两小时之久，门不但没开，反而受到洋人的恫吓，忍无可忍的工人，再也控制不住，猛力挤向栅门。

一直盛气凌人，说一不二的司门人，马上扭曲事实上报，污蔑工人“聚众闹事，砸门而出”，随即管理者串通大厂副厂首高长利，对柴凤祥、王辅两名工人予以拘押，并宣布开除。

积攒的怒火，终于喷发，民工委员会负责人姚佐唐立即组织工人对

这起不公平制裁进行强烈反抗。他宣读了陇海铁路工人的《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恳乞求助声援》宣言，称“同人等不能忍做亡国奴之耻，作无人格之工人，务恳我各路工人协力，与本路工人作同一之举动，以救同人，为中国争人格，不受外人无理之欺凌，不但同人之苦可伸，亦诸君幸福之所在也”。怒火越烧越旺，姚佐唐领导大家散传单、发电报，通过各种途径传递消息，鼓动全国各路工人积极参与，扩大势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乘车赶到洛阳全力支持罢工。

同仇敌忾，一呼百应，汇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大罢工持续了7天，从徐州到开封，从郑州到洛阳，沿线各大车站的铁路工人在反压迫的斗争中，同心并力，最终成功迫使洋人和军阀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加油、加棉纱、年终双薪、抚恤金、恢复徐州八号门开除工人之职位、每年例假（14天）、做工加点加薪等15项要求，并写成契约，一式两份，分别存于路局和罢工委员会。

这一年，年仅35岁的姚佐唐，成功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同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江苏省第一位党支部书记，并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13名成员之一。

徐州铜山站八号门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榜样，人民有了共产党作依靠，敢于挺起腰杆与恶势力作斗争，极

大鼓舞了年轻的共产党人。

1924年6月，姚佐唐出席了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被选为青年委员会成员。闭会后，姚佐唐又参加随后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

1926年，姚佐唐率领铁路工人去广州参加北伐军，同年9月攻打武昌时，姚佐唐带领铁道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抢修遭吴（佩孚）军破坏的铁路，叶挺团长看见运过来的急需铁甲车，大声道：“战后要为铁道队请功！”《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史大事记》中，就记载了铁道队秘密修好城边铁路的光辉一页。但不幸的是，在这场战斗中，姚佐唐左腿被枪弹击伤，导致后来装了假肢。

从离开老家桐城，姚佐唐就算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在《一个参战工人的回忆》中姚佐唐口述：“我是京汉铁路机务处工人，做工已经五年了，‘二七’之役，兄长长在长辛店被杀，因为我性好活动，时常被务局注意，前后转换工作五次，总不让在一个地方长期停留，为的是怕我组织工会，发生事端，但因此也就到处人面很熟，结识了本路许多勇敢分子。”

1928年7月的一天，市委在姚佐唐家正准备召开党的工作会议，突然遭到军警包围，紧急中姚佐唐脱险，迅速去了上海。然而，由于叛徒出卖，姚佐唐不幸在上海被捕，随即押送南京，被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里，10月6日殉难于南京雨花台，那年姚佐唐才42岁，风华正茂。

◆ 凡人素描

老人

郭全华

一进店门，就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低矮而瘦黑的老人，缠着纱布的手臂，被一条白带吊在脖颈间。他一动不动，似乎就要枯萎。我很惊讶，看到坐在吧台后的妻子，用疑惑的眼看着她又看看沙发，她淡淡一笑：住102房的。

过了很久，那人还是先前的姿势，端端正正坐着，目光呆滞，一动不动，另一只手放在腿上，像个不合常规的木雕。我走近去看了看敞着门的102，除了一个黑色旧皮包，什么也没有，床单没动过。

我好奇地坐到他对面的椅子上，问他多大年纪，手怎么了。他才睁开眼睛，泛出一丝蛋黄的光，说83岁了，手摔断了，到县城来复查。

他有这么大年纪吗？只比我父亲小三岁？这么大年纪，一个人孤零零待在宾馆，儿女呢？他们为什么这么冷漠？

他慢悠悠地回答我，两个女儿，一个在福建，一个在温州，儿子在老城，搞商贸，忙得要死。

再忙也得顾老子啊。我有些愤愤不平。他倒平淡：我平时一个人在家挺好，种地养鸡，身体也没什么毛病，就摔了一跤，上次住了半个月院，这次来复查。

那怎么不住儿子家？把你扔在宾馆，算怎么回事？

妻子立即打断我：是他儿子送来的，他儿子交了四天的钱。他也立即

解释：儿子一天到晚忙着送货，东跑西跑，媳妇看店，孩子上学，家里没人，不如住宾馆方便。

正说着，门外来了一个精干也算帅气的中年人，进门就把手上的塑料袋往老人跟前晃了晃，给你吃的。老人就起身，跟在他后面进了102房。不一会，中年人出来了，我问了一句：送吃的？怎么不让老人住家里？来回跑不麻烦？他就摇摇头：家里没收拾，也没时间做饭，平常家里没开过伙。

吃过饭，老人坐在床沿，依然是一动不动，仿佛一团静止的黑。直到晚上九点多，他儿子来后，房间里才传出零碎的声音。

第二天下班，我依然看到了昨天同样的一幕，问他去医院没，他说去了，还算好，问他吃没有，他说等儿子给他送豆粑吃。

门外来了一个女的，问住宿多少钱一晚，一同来了好几个人，反复说就一人住。等开好房，她交了三天的房钱，听口音跟我差不多，寒暄几句才知道她就是我老家隔壁屋场的，陪她来的是他小儿子和儿媳及读初中的孙子。再聊，他儿子竟然是我二十年前的学生。问她到县城干啥，说是来捉奸的。登记时发现她已经68岁，捉谁的奸？他老公，在城里当保安，不接她电话，连两个儿子的电话也不接，到他上班的地方去堵，也不见人。

她咬牙切齿地说，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找不出来不回去上班。

你还在上班？哪里上班？

镇上的医院，我给医院烧了二十年的饭。我就劝她，既然你对男人不放心，辞了工作，跟他到城里生活啊。那不行，医院职工离不开我，他们都喜欢吃我烧的饭。我又笑笑，那就让他辞了工作，回家陪你。他死活不在家待，要出来找事做，天天在家坐吃等死，还不如让他死了算了；我都搞清楚了，这个死家伙，找了个小三，我要出出他的丑，让他钻地缝。

我想笑，但忍住了。她是想夺回自己的尊严？在茫茫人海中，一对年近古稀的老人，谁会在乎？要是他们俩都辞掉工作，在家种种地养养鸡鸭鹅，不也很好吗？为什么那么执迷于上班？

我突然想起昨天听说的一个博士生毕业后回家不出去找工作，一心一意啃老，父母要死的心都有。

再看看旁边像树桩一样端正坐着的老人，要不是手臂摔伤了，此刻定然在家养鸡喂猪呢，或者正挑着粪桶往菜园去。

我又想起自己的父亲，生了四个儿子，没有一个在身边，现在86



深山 汤青 摄

岁了，有严重的心脏病，做过胃癌切除手术，胯部还装有钢筋，就这样一个破损老人，依然独自在乡下种菜养鸡，扛着无穷的寂寞和长夜把生命演绎成碧绿的菜畦和无尽的牵挂。我突然就从愧疚里生出敬意。劳动，工作，不仅是一种习惯，也是维系生命的介质。

又是一天下班，老人还是端坐在沙发上，我叫了他一声，问候了他一句，他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说还有两天就可以回家了。晚上那女的回来了，我问找到自己男人没有，她说没有，明天接着找，反正请了一个星期假。

还能说什么呢？